

二十五史精編

林之滿 主編

卷五



A1002169

中國戲劇出版社

二十五史精編

旧五代史

旧五代史

九一七

《旧五代史》导读

《旧五代史》，原称《梁唐晋汉周书》或《五代史》、《五代书》。由北宋薛居正于宋太祖开宝六年（公元973年）四月至七年闰十月奉旨监修，卢多逊、张澹、李昉等同修。后欧阳修撰成《五代史记》，称为《新五代史》，遂称薛史为《旧五代史》。原书已经佚失，现行本为清代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。全书一百五十卷，记叙公元907年至公元959年共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个王朝以及南北方的吴、南唐、吴越、楚、闽、南汉、前蜀、后蜀、南平、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的史实，是记载五代十国各民族历史的一部重要的官修正史。

薛居正，字子平，开封浚仪（今河南开封市）人。生于后梁乾化三年（公元912年），卒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（公元981年）。后唐清泰初年进士及第。后晋由华州署府从事累迁至开封府判官。后周迁比部员外郎，领三司推官，累官至刑部侍郎。入宋后历任户部侍郎、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，兼判门下侍郎事，后官至门下侍郎平章事（宰相）。北宋开宝六年（公元973年）四月，以副相身份受诏监修《五代史》。

薛居正一生为官勤勉清正，屡有政绩；为人性孝行纯，谦和谨慎。自幼好学不倦，善著述，有辅公之才。宋初居官二十年，深得太祖、太宗两朝君主赏识。又兼身经六朝，历仕四代，熟谙五代掌故，目睹王朝藩国的盛衰陵替。宋初循宰相修史旧例，监修《五代史》的任务，就自然落到了薛居正身上。

与薛居正同修《五代史》的，还有卢多逊、李穆、李昉、扈蒙、张澹、刘兼、李九龄诸人，都是当时文坛着宿、学界名流。在以薛居正为首的这一编撰班子中，除李九龄为入宋初仕者外，其余皆为历任数朝的遗老旧臣。他们身经朝代更迭、世事沧桑、战乱流离、生灵涂炭的悲惨历史，又感恩于畴昔故主先王的知遇提携，感情是复杂、矛盾的，感触是深刻、沉重的，因而在涉及一些具体的人、事时常常褒贬并存、瑕瑜互见。他们对五代乱世有切肤之痛，这种深切的体验汇入笔端，在《旧五代史》的诸多纪传志序中就表现出自己对于王朝兴废、政治得失、军事胜败的深刻反思，其中不乏精辟的见

解，体现出具有进步意义的史学观点。

首先，在对五代十国频繁的王朝兴废究竟是系乎天命，还是在于人谋这一重大命题的探索上，作者提出了王朝兴废关键不在于天，而在于人的进步史学观点。通观《旧五代史》，几乎所有纪论、传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于此、归结于此、感慨于此。由于历史的局限，《旧五代史》中同样不乏王者受命于天的怪异荒诞的记述，然而在具体叙述历史时，作者常常是借天命而推演人谋，甚至排斥天命径谈人谋。例如对于后梁的覆没，作者以“史臣曰”的形式总结道：“末帝仁而无武，明不照奸，上无积德之基可乘，下有弄权之臣为辅，卒使劲敌奄至，大运俄终。虽天命之有归，亦人谋之所误也。”又如，在评述后唐所以失政时，作者感叹：“倘使重海得房、杜之术，从荣有启、诵之贤，则宗祧未至于危亡，载祀或期于绵远矣。”以人事而论兴亡成败，是贯穿《旧五代史》的重要主题，这是阅读和研究《旧五代史》应首先注意的。

其次，既然立足于从人事活动上探究历朝兴废的原因，因而善恶并书、贬恶扬善就成为《旧五代史》的另一主题。后人多认为《旧五代史》颇多粉饰回护虚妄失实之处。具体说来，作者对于五代人事的褒贬可分为两类。①对于本纪中五代帝王的历史，出于作者对于故主先王的感情，确有不少回护之处。然尚不可一概而论。从大的方面来看，作者的褒贬评价仍是比较客观的。②对于列传中的不同人物，作者善恶并收，击浊扬清。对于同一人物，作者瑕瑜互见，优劣并陈，尽可能体现人物的功过是非，极少有回护曲笔。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想追循古之良史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，另一方面更体现了作者以史为鉴，将五代乱世的善恶因果提供给时人参照的意图，这样就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，因而这种作史态度也就具有积极意义。

二

《旧五代史》计本纪六十一卷，列传七十一卷，志十二卷。编撰方法是以占据中原的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个王朝为主体断代为书，包括《梁书》二十四卷、《唐书》五十卷、《晋书》二十四卷、《汉书》十一卷、《周书》二十二卷。各书均分本纪和列传两种，列传又按后妃、宗室、诸臣次第排列。五书后以杂传七卷为附体，记叙南北十个割据政权和周边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。其中以《世袭列传》二卷记载荆南、楚、吴越三个独立成国但仍向中原王朝纳贡称臣的割据政权。以《僭伪列传》三卷记载吴、南唐、闽、南汉、北汉、前蜀、后蜀七个不奉中原正朔的割据政权。以《外国列传》记载契丹、吐蕃、高丽等国内外十二个民族国家的历史。杂传后有志十二卷，分为天文、历法、五行等十目，综述五代时期的典章制度。面对五代十国这一大的分裂割据局面，作者采用以中原王朝的兴废为主线，十国的兴替和四夷的起落为副线这样一种断代分国的叙述方法，条理清楚，内容连贯，彼此呼应，较好地体现了这段历史的全貌。

北宋开宝六年（公元973年）四月，宋太祖诏令薛居正监修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史，至次年闰十月编修完成，历时仅一年零六个月，成书之速仅次于历时六个月的《元史》。这种罕见的修史速度是由内因，外因两方面原因促成的。

首先，从外因方面看，五代十国是由唐末藩镇割据演变成分裂混战时代。五代的开国君主，均为前朝重臣镇将，他们都是依靠手中兵权凭武力推翻前朝的。五代各朝立国短促，后梁十七年，后唐十三年，后晋十年，后汉三年，后周十年。军阀混战不息，朝代更易无常。宋太祖赵匡胤原为后周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，也是靠在陈桥驿发动兵变而夺得皇位的。赵匡胤在夺得皇位后，为防止擅权篡位故事的重演，保证赵宋政权享运长久，其要务之一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，深究五代王朝“其兴也勃，其灭也忽”的根本原因。赵宋开国仅十三年就诏修《五代史》；《五代史》撰成后第二天赵匡胤即展卷阅读并对宰相说：“昨观新史，见梁太祖暴乱丑秽之迹，乃至如此，宜其旋被贼虐也。”可见其急欲“以史为鉴”的用心。同时，五代君臣失道，朝纲隳堕，礼崩乐坏。宋初帝王继乱世之后痛定思痛，急欲偃武修文，网罗文士，复振朝纲，重修礼乐。

其次，从内因来看，《旧五代史》成书之速，除了修撰者大为五代遗老旧臣、著名史官，熟谙史料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即有丰富的五代史料可资凭借。五代王朝更替频繁，但史馆史官未废，各朝实录得以及时修成。丰富的现成史料为修撰五代史打下了基础。薛史采据历朝实录，参考《五代通录》，简节改编，故能很快成为一节。正因为《旧五代史》大多取材于历朝实录，而实录的编撰者多历前朝或任职该朝，这样很容易造成笔削回护之处、粉饰附会之言。同时在取材范围上，由于实录基本上只记叙各朝的朝政纲领，对中原以外各地区以及民间社会生活的叙述就过于简略单薄。此外，由于《旧五代史》脱胎于历朝实录，在编撰上就带有较浓厚的“实录”痕迹，即在六十一卷本纪中对于所叙帝王的起居行止的记载过于琐细，文字繁猥，文体平弱，质胜于文，在问世不久就受到批评。这就为以后该书的行之不远以至最后失传埋下了祸根。

《五代史》成书后约八十年，北宋名臣欧阳修私撰成《五代史记》七十四卷藏于家。宋神宗熙宁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，诏取欧阳修《五代史记》付国子监刊行，由此新、旧二史并行于世，遂称薛史为《旧五代史》，欧史为《新五代史》。南宋时《旧五代史》已不甚流行。至金章宗泰和七年（公元1208年），诏令学官削去《旧五代史》，只用《新五代史》，于是《旧五代史》渐废，元明以来就罕有援引薛史者，传本也慢慢湮没。明永乐年间修《永乐大典》收录《旧五代史》，但割裂分散，已非原本篇第之旧。清乾隆年间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就已找不到《旧五代史》原本。馆臣邵晋涵等只得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所有散录进去的《旧五代史》部分，经排比审定，尚有残缺。于是复从《册府元龟》、《资治通鉴考异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五代会要》等书中辑录史文，或作正文，或为附注，以补不足，这样才算恢复了原书面貌的十之八九，这就是目前能看到的辑本《旧五代史》。乾隆诏令将辑本《旧五代史》列入二十四史，终于使《旧五代史》在七百年后再行于世并重新进入正史行列。原本是否尚存人间，至今仍是疑案。

现今《旧五代史》版本毕竟还是辑本，有些纪传零落残缺，内容不相连贯。所辑十志亦多不全。现在通行的《旧五代史》是中华书局公元1976年出版的校点本。该本以民国十年（公元1921年）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之藏本为底本，同时参校其他各本，适当吸收了邵晋涵等的批注校勘，对辑本有错漏处尽可能予以改正增补，所以校勘最

精，又加以新式标点，是目前最完善的一个本子。

就《旧五代史》与《新五代史》的比较而言，旧史叙事烦冗，文体平弱，较多曲笔。但取材广泛，叙事详尽，材料翔实可信，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，有较高史学价值。所以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，胡三省作《通鉴注》，都以旧史为据而不取新史。

1002133

政 略

国之存亡 不专在行赏^①

臣以为国之存亡，不专在行赏，须刑政立于上，耻格行于下^②，赏当功，罚当罪，则近于理道也。若陛下不改覆车之辙^③。以赏无赖之军，徒困蒸民，存亡未可知也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·李专美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这是唐末帝即位后，怒国库空虚，不能兑现厚赏军队的诺言而责备李专美时，李专美上奏语言中的一部分。五代时，武夫专权，以滥赏收买军心为自己救命，致使人民不堪其苦。李专美的奏语，切中时弊，主张严刑政、尚耻格，有一定进步性。②耻格：廉耻准则。③覆车之辙：指唐明宗、唐闵帝滥赏误国事。

【译文】

臣下以为国家的存亡，不单单在于施行赏赐。必须在朝廷中建立刑律政令，在军民中树立耻辱观念。量功而赏，量罪而罚，就近于治国的原则了。陛下若不改变前代滥赏失国的做法而滥赏无功之军，就白白使黎民百姓生活困苦，存亡也就不可知了。

安彦威不以国戚自居

彦威与太妃同宗^①，少帝事以为舅，彦威未尝以为言。及卒，太妃临哭，人始知其为国戚，当时益重其人焉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·安彦威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太妃：石敬瑭妃安氏，晋少帝生母，少帝立，尊为皇太妃。晋亡，随少帝北徙，卒于途。

【译文】

安彦威与安太妃同宗，晋少帝按舅舅的辈分对待他，但安彦威从未对别人讲过。他逝世时，安太妃前来哭丧，人们才知道他是国戚。当时的人，更敬重他的人品了。

王权不使契丹

天福中，命权使于契丹，权以前世累为将相^①，未尝有奉使而称陪臣者，谓人曰：“我虽不才，年今耄矣^②，岂能远使于契丹乎！违诏得罪，亦所甘心。”……其实权不欲臣事契丹，故坚辞之，非避事以违命也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·王权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前世累为将相：王权曾祖父王起，官至左仆射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；祖父王龟，官至浙东观察使；父王芑，官至右司员外郎。②年今竟：王权于天福六年卒，七十八岁。

【译文】

天福（公元936—944年）年间，晋高祖命王权出使契丹，王权觉得自家的前几辈官居将相，未曾有出使称陪臣的人，所以对人说：“我虽不才，现今已七十多了，怎能远使契丹呢！违抗诏令而得罪，也是甘心情愿的。”……其实王权是不愿以臣子的身份侍奉契丹，所以坚决推辞了，并不是因为偷闲而违抗诏令。

契丹主迁晋少帝于黄龙府

辛卯，契丹制，降帝为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尉，封负义侯，黄龙府安置，其地在渤海国界。……六月，契丹国母召帝一行往怀密州，州在黄龙府西北千余里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·少帝本纪五》）

【译文】

天福十二年（公元947年）正月初五，契丹主下令，降晋少帝为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尉，封为负义侯，迁到黄龙府（今吉林农安）安置，其地在渤海国界内。……（到黄龙府后，）六月，契丹国母又要晋少帝一行人前往怀密州，怀密州在黄龙府西北一千多里处。

景延广与契丹为敌

少帝既嗣位，延广独以为己功^①，寻加同平章事，弥有矜伐之色。朝廷遣使告哀契丹，无表致书^②，去臣称孙，契丹怒，遣使来让，延广乃奏令契丹回图使乔荣告戎王曰^③：“先帝则北朝所立^④，今上则中国自策，为邻为孙则可，无臣之理。”且言：“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^⑤，翁若要战则早来，他日不禁孙子，则取笑天下，当成后悔矣。”由是与契丹立敌，干戈日寻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·景延广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延广独以为己功：晋高祖临终，委任景延广等为顾命大臣。②表：下言于上，用表。③回图使：契丹与外国贸易的官吏。④先帝则北朝所立：先帝，晋高祖石敬瑭。他卖国求荣，被契丹立为儿皇帝，对契丹称子称臣。⑤横磨剑：比喻精锐战卒。

【译文】

晋少帝即位后，景延广自己认为这都是他的功劳。不久又加封他为同平章事，他居功自傲之气更加形于言表。朝廷派使者向契丹主报告高祖晏驾的消息，不用表而用书，不称臣只称孙，契丹主大怒，派遣使者来责问。于是景延广奏请令契丹回图使乔荣告诉契丹主说：“先帝是契丹拥立的，当今

皇上则是中原人自立的。两国之间称邻国、或向契丹主称孙都可以，但无称臣的道理。”又说：“晋国有十万精锐之师，契丹主这老头要决战就早来，改天如不能控制孙子，便要被天下人取笑了，理应后悔的。”由此与契丹为敌，兵连祸接。

晋臣反目不认主

时移内库至府^①，帝使人取帛数段，主者不与，谓使者曰：“此非我所有也。”又使人诣李崧求酒^②，崧曰：“臣有酒非敢爱惜，虑陛下杯酌之后忧躁，所作别有不测之事，臣以此不敢奉进。”

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·少帝本纪五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时移内库至府：其时为开运三年（公元946年）十二月末，晋京已被攻破，契丹国主驻于城外，晋少帝请降，故将皇帝内库移交府衙以待契丹。②李崧：当时代桑维翰为晋枢密使，轻信赵延寿之诈，派晋兵北伐，导致残败灭国。

【译文】

那时已将内库诸物移至府衙内。晋少帝派人去取几段丝绸，主管者不给，对取帛者说：“这些东西已（归契丹，）不为我们所有了。”（晋少帝）又派人到李崧府上要酒喝，李崧说：“我有酒不是吝嗇不给，是怕皇上喝了更加忧愁多躁，作出难以预料的事来，因此不能给酒。”

契丹主进晋京

明年正月朔^①，契丹主次东京城北，百官列班，遥辞帝于寺，诣北郊以迎契丹主。帝举族出封丘门，肩輿至野^②，契丹主不与之见。遣泊封禅寺。文武百官素服纱帽，迎谒契丹主于郊次，俯伏俟罪，契丹主命起之，亲自慰抚。契丹主遂入大内，至昏出宫，是夜宿于赤冈。伪诏应晋朝臣僚一切仍旧，朝廷仪制并用汉礼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晋书·少帝本纪五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明年：即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（公元947年）。②肩輿：人力抬扛的小轿。

【译文】

第二年正月初一，契丹国主驻扎在东京（今河南开封）城北，百官排列好位次，在封禅寺遥向（居于开封府衙的）晋少帝告辞，去北郊迎接契丹国主。晋少帝全家离开封丘门，乘着肩輿到了野外，契丹国主不与他相见，只派遣他住在封禅寺。文武百官穿戴着白衣纱帽，在郊外大营拜见契丹国主，跪倒在地上待罪，契丹国主命令他们起来，并亲自上前安慰抚问。契丹国主进入皇宫，到黄昏才出来。这天夜里就宿在赤冈（今河南开封东北）。契丹国主下诏，晋旧臣僚官职一律照旧，朝廷仪制仍用汉人礼节。

苏循拜殿

时张承业未欲庄宗即尊位^①，诸将宾客无敢赞成者。及循至，入衙城见府廨即拜，谓之拜殿。时将吏未行蹈舞礼，及循朝谒，即呼万岁舞抃，泣而称臣，庄宗大悦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苏循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张承业：后唐老臣，受李克用之托辅佐李存勖，平李克宁之乱，为李存勖掌政事达十数年。公元920年，庄宗欲自立为帝，被承业劝止。

【译文】

那时张承业不想让李存勖自立为皇帝，于是各个将帅、官吏、宾客也没有再敢赞成的了。等到苏循来后，入城见衙门官舍就拜，称为拜殿。那时，将帅官吏们还没用拜见皇帝的大礼拜见（李存勖），等到苏循朝拜时，却都高呼万岁（按拜见皇帝大礼）蹈身大拜，流着泪称臣，李存勖十分高兴。

唐庄宗渐务华侈

是时天下已定，寇仇外息，庄宗渐务华侈，以逞己欲。洛阳大内宏敞，宫宇深邃，宦官阿意顺旨，以希恩宠，声言宫中夜见鬼物，不谋同辞。庄宗骇异其事，且问其故。宦者曰：“见本朝长安大内^①，六宫嫔御，殆及万人，椒房兰室，无不充牣^②。今宫室大半空闲，鬼神尚幽，亦无所怪。”繇是景进、王允平等于诸道采择宫人，不择良贱，内之宫掖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郭崇韬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本朝：此指唐朝。李克用本姓朱耶，咸通中（公元860—874年），其父讨庞勋有功，唐懿宗赐姓李氏，故李克用子李存勖自立为帝，仍取国号曰唐，称大唐曰本朝。②牣（rèn）：充满。

【译文】

这时天下已经平定，外无寇仇骚扰，唐庄宗（李存勖）便渐渐以华侈为务，来满足自己的奢欲。洛阳本来皇宫阔大，宫室宽深，但宦官曲意奉迎，以邀取恩宠，却声言宫中夜里见鬼。其他宦官也不谋而合，异口同辞。唐庄宗觉得此事既可怕、又奇异，便询问其中缘故。宦官说：“我们见大唐的长安皇宫，六宫粉黛，几近万人；椒房兰室，宫女充斥。皇上宫室大半空闲，鬼神喜欢幽静，（故来作乱，）这本来是情理中事。”于是景进、王允平等人便从各州府采选宫女，无论良贱，都纳进宫内。

郭崇韬谏造避暑高楼

（唐庄宗欲建高楼避暑，）犹虑崇韬有所谏止，使谓崇韬曰：“今年恶热，朕顷在河上，五六月中，与贼对垒，行宫卑湿，介马战贼，恒若清凉。今晏然深宫，不耐暑毒，

何也？”崇韬奏：“陛下顷在河上，汴寇未平，废寝忘食，心在战阵，祁寒溽暑^①，不介圣怀。今寇即平，中原无事，纵耳目之玩，不忧战阵，虽层台百尺，广殿九筵，未能忘热于今日也。愿陛下思艰难创业之际，则今日之暑，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郭崇韬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祁：盛。溽（mù）：湿

【译文】

（唐庄宗欲建高楼避暑，）但还是担心郭崇韬前来劝阻，于是传话给郭崇韬说：“今年酷热。我以前转战黄河边时，在五、六月中，跟敌人对阵，行宫又矮又潮，披甲与敌作战，始终感觉有些清凉。现今安居深宫，却不胜暑热，为什么呢？”郭崇韬进奏道：“陛下以前在黄河转战时，梁军未灭，废寝忘食，一心扑在对阵战斗上，严寒湿热，也就不被关注了。现今梁人已灭，中原无事，极尽声色玩乐，不再操心列阵战斗，即使有百尺高台，大厦广居，也不能忘记烦热啊。愿陛下牢记艰难创业之时，那么今天的暑热，也就自然变得清凉了。”庄宗听了低头不语。

君王所重患者

琪因上疏曰^①：“臣闻王者富有兆民，深居九重，所重患者，百姓凋蔽而不知，四海困穷而莫救，下情不得上达，群臣不敢指言。……”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李琪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琪因上疏：同光三年（公元925年）秋，天下大涝，国库空虚，唐庄宗让臣下上疏论治国良策，李琪上了这篇奏章，主张重农重民以治国。

【译文】

李琪于是上疏说：“臣下听说君王拥有天下亿万百姓，深居九重皇宫内，最怕的是，百姓产业凋蔽、亏损而不了解，天下穷困窘迫而无从振救，下面民情不能上达，群臣对政事不敢指摘直言。

张全义治理洛阳

初，蔡贼孙儒、诸葛爽争据洛阳，迭相攻伐，七八年间，都城灰烬，满目荆榛。全义初至^①，唯与部下聚居故市，井邑穷民，不满百户。全义善于抚纳，课部人披榛种艺，且耕且战，以粟易牛，岁滋垦辟，招复流散，待之如子。每农祥劝耕之始^②，全义必自立畎亩，饷以酒食，政宽事简，吏不敢欺。数年之间，京畿无闲田，编户五六万，乃筑垒于故市，建置府署，以防外寇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张全义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张全义：原为诸葛爽部下，后归附朱温。②农祥：星名，即房星。祥，象也。房星晨正而农事

起，故谓之农祥。后以此指农耕之时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蔡州秦宗权部下孙儒与诸葛爽争相占据洛阳，多次互相攻伐，七八年间，使东都洛阳化为灰烬，满目荆棘榛丛。张全义刚到时，只好与部下驻扎在故城废墟上，近郊贫苦农户，不足百家。张全义善于招纳安抚，督令部属砍斩荆棘、种植谷物，边耕种、边战守，用谷物换来耕牛，年年扩大开垦，招复流散的贫民（耕种），对待他们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。每到劝勉百姓农耕的时节，张全义都是亲到农田，用酒食招待（耕者）。他政事宽缓、简约，属吏不敢有所欺瞒。几年之中，使故都洛阳地无闲田，在编户数已达五六万之多。于是在故城旧址上修筑城垒，建筑府衙，以防外敌来侵。

王镒荒淫无道

镒自幼聪悟^①，然仁而不武，征伐出于下，特以作藩数世^②，专制四州，高屏尘务，不亲军政，多以阉人秉权，出纳决断，悉听所为。皆雕靡第舍，崇饰园池，植奇花异木，递相夸尚。人士皆褒衣博带，高车大盖，以事嬉游，藩府之中，当时为盛。镒宴安既久，惑于左道，专求长生之要，常聚缁黄^③，合炼仙丹，或讲说佛经，亲受符箓。西山多佛寺，又有王母观，镒增置馆宇，雕饰土木。道士王若讷者，诱镒登山临水，访求仙迹，每一出，数月方归，百姓劳弊。王母观石路既峻，不通舆马，每登行，命仆妾数十人维绵绣牵持而上。有阉人石希蒙者，奸宠用事，为镒所嬖，恒与之卧起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王镒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王镒：回鹘人，十岁袭父职为镇州（今河北正定）节度使，先附朱温，后附李克用，部下张文礼等叛乱时被杀。②作藩数世：自王镒四代祖廷湊始为镇州节度使，至王镒共五代为藩镇。③缁黄：僧徒衣缁，道士黄冠，故以缁黄代指僧道。

【译文】

王镒自幼聪明警悟，但柔仁有余而刚武不足，征伐大权落于部下手中，仅凭数世作藩王，专权于数州，远离尘事俗务，不亲身治理军政之事，多用宦官掌政，出入决策，听凭他们决断。府第宅舍雕琢侈靡，大力装饰园林池沼，多种奇花异树，更相夸耀攀比。其中人士皆着宽衣博带，乘大盖轩车，以嬉游为务，如此颓风，盛行于藩府之中。王镒久久沉溺于安乐，又被左道旁门所迷惑，刻意探求长生秘诀，经常召聚僧道，合炼仙丹妙药，或者讲说佛经，亲自拜受丹书符字。西山（在今河北平山县）上有很多佛寺，又有王母观，王镒扩建寺观，雕石琢木，大兴工程。有个道士名叫王若讷，引诱王镒登临山水，访求仙迹，每次出游，数月才归，使百姓疲劳困弊。去王母观的石路陡峭峻险，马车无法通行，每次攀登，都传令仆侍妾数十人用锦绣丝带把他拖拉上去。有个宦官名叫石希蒙，本是奸佞小人，却大受宠用，得到了王镒的嬖爱，终日形影不离，同卧共眠。

唐庄宗之亡

庄宗以雄图而起河、汾^①，以力战而平汴、洛，家仇即雪^②，国祚中兴，虽少康之

嗣夏配天^③，光武之膺图受命^④，亦无以加也。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沐之艰难，徇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^⑤，内则牝鸡司晨^⑥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怒^⑦；征搜輿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^⑧，不亡何待！静而思之，足以为万代之炯诫也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庄宗本纪八论赞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河、汾：今山西一带。②家仇：公元884年（农历）五月，唐庄宗父李克用师过汴城时，差点被朱温谋杀。③少康之嗣夏配天：少康，夏王相之子。相为寒浞子浇所杀，失国。少康长大后与夏臣靡等合力灭寒浞，恢复夏王朝。配天，天子祭天以祖先配享。④光武之膺图受命：光武，东汉光武帝刘秀。王莽代汉自立。刘秀在灭王莽的战乱中势力强大，应《赤伏符》等图讖之语，后自立为皇帝，恢复了刘氏的汉王朝。⑤伶人乱政：唐庄宗即位后，重用伶人郭从谦等，致使朝政混乱。⑥牝鸡司晨：母鸡报晓，旧指女性掌权，语出《尚书·牧誓》，此指唐庄宗皇后刘氏玩弄权柄。⑦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怒：靳，吝惜。唐庄宗末年，丞相等要求出财货赐军士，为刘皇后所阻，致使军士怨怒，不为所用。⑧矧（shěn）：况且。

【译文】

唐庄宗李存勖以宏图大志起于河、汾地区，凭艰苦转战消灭了占据在汴州、洛阳一带的后梁朱氏王朝，使大唐李氏政权复兴，即便是少康中兴，恢复夏王朝，使祖先配天享祭；刘秀应图讖之言受天命而复兴汉王朝，其功绩也不过如此。但为什么费这样大的气力夺取天下，而失去政权却如此迅速呢？难道不是因为突然取胜而骄傲，安居乐业而安逸，忘掉了风雨中转战之艰难困苦，沉溺于声色狗马的荒乐之中吗？朝中有伶人搅乱朝政，宫内有女人当家主事。吝惜钱财，造成军队怨愤；征搜苛捐杂税，榨干了老百姓的血汗。大臣无辜被杀，众人吞声缄口地躲避灾祸。有此一项，没有不灭亡的。况且全部兼有，不灭亡又等什么呢！平心静气地思虑此事，足可以作为后世万代的显明鉴戒啊。

御 人

史在德主张唯才是用

是月^①，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其事，其略曰：“朝廷任人，率多滥进。称武士者，不闲计策^②，虽被坚执锐，战则弃甲，穷则背军。称文士者，鲜有艺能，多无士行，问策谋则杜口，作文字则倩人。所谓虚设员员，枉耗国力。逢陛下惟新之运，是文明革弊之秋。臣请应内外所管军人，凡胜衣甲者，请宣下本部大将——考试武艺短长，权谋深浅。居下位有将才者便拔为大将，居上位无将略者移之下军。其东班臣僚，请内出策题，下中书令宰臣面试。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，处大位无大才者即移之下僚。”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末帝本纪中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是月：指唐末帝清泰二年（公元935年）三月。②闲：同娴，熟悉。

【译文】

这月，太常丞史在德上疏奏事，其主要内容是说：朝廷任用人员，多所滥用提拔。那些号称武士的人，不熟悉计谋策略，虽然披坚执锐，作战时则弃甲丢枪，窘迫时则背军叛主。号称文士的人，少有才能，多无士人德行，问他策谋，则闭口不言；让他作文，则多借托别人之手。这便是所说的虚设充数官员，空耗国家财力。此逢陛下惟新之时，正是兴文明、除弊端之秋。臣请将内外所有现役军人，凡有能穿起衣甲者，下令由本部大将逐一考试，试其武艺短长、权谋深浅，身居下位但有将才者便提拔为大将，现居上位但无将略者降级使用。那些文臣僚属，请由官内出策试题目，交与中书省令宰辅大臣主持当面考试。如居下位而有大才者提拔做大官，今居高位而无大才者降级使用。

梁太祖求贤哲

癸巳，以禅代已来，思求贤哲，乃下令搜访牢笼之，期以好爵，待以优荣，各随其材，咸使登用。宜令所在长吏，切加搜访，每得其人，则疏姓名以闻^①。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，有司荐导之；如任使后显立功劳，别加迁陟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梁书·太祖本纪四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疏：条陈，排列。

【译文】

开平二年（公元908年）七月二十四日，（梁太祖）因为自从取代唐朝以来，便思念寻求贤士哲人，于是下诏令搜求、访查、收罗他们，许给他们高官显爵，给他们以优厚待遇，根据他们各自的聪明才智，让他们都能出仕重用。适当地命令各地官吏，切实细加搜寻访求，每得贤士哲人，就分别陈述他们的姓名上报。如有在下位而不能自达名号的，就让专门机构推荐导引他们；如有委任职务后成绩显著的，就格外加以升迁和提拔。

鸱枭之臣

唐自昭宗迁都之后^①，王室微弱，朝廷班行，备员而已。振皆颐指气使，旁若无人，朋附者非次奖升，私恶者沉弃。振每自汴入洛^②，朝中必有贬窜，故唐朝人士目为“鸱枭”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梁书·李振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昭宗迁都：天祐元年（公元904年），唐昭宗在朱温威逼下迁都洛阳。②李振：原为大唐台州刺史，后归附朱温任从事、青州留后等。

【译文】

唐王朝自昭宗迁都洛阳之后，王室更加衰微，朝廷中的官爵位次，只是凑数罢了。李振每到朝中，傲慢地指手划脚，旁若无人。巴结投靠的，越次奖赏提拔；结怨厌恶的，贬官外放。李振每次从汴州（今河南开封）洛阳，朝廷中必定有人被贬流放，所以唐朝人都把他看作是不祥的“夜猫子”。

因貌废诗

罗隐，余杭人。诗名于天下，尤长于咏史，然多所讥讽，以故不中第，大为唐宰相郑畋、李蔚所知。隐虽负文称，然貌古而陋。畋女幼有文性，尝览隐诗卷，讽诵不已，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。一日，隐至第，郑女垂帘而窥之，自是绝不咏其诗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梁书·罗隐传》）

【译文】

罗隐，余杭（今浙江余杭）人。以工诗称名于天下，尤其擅长吟咏史事，但其中多所讽刺讥笑，所以屡试不中，但却甚为唐宰相郑畋、李蔚所理解。罗隐虽然以诗文著名，但相貌却长得古板而丑陋。郑畋的女儿自幼有文学天才，曾经见到过罗隐的诗卷，经常吟咏朗诵，郑畋便觉得女儿有了仰慕才华、以身相许之意。有一天，罗隐来到郑府，郑畋的女儿隔着帘子偷看了他的相貌，从此再也不诵读罗隐的诗了。

梁太祖善听医言

段深，不知何许人。开平中，以善医待诏于翰林。时太祖抱疾久之，其溲甚浊，……因召深问曰：“疾愈复作，草药不足恃也。我左右粒石而效者众矣，服之如何？”深对曰：“臣尝奉诏诊切，陛下积忧勤，失调护，脉代芤而心益虚^①。臣以为宜先治心，心和平而溲变清，当进饮剂，而不当粒石也。臣谨案，《太仓公传》曰^②：‘中热不溲者不可服石，石性精悍，有大毒。’凡饵毒药如甲兵，不得已而用之，非有危殆，不可服也。”太祖善之，令进饮剂，疾稍愈，乃以币帛赐之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梁书·段深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代芤(kōu)：皆中医脉象名。代脉，间歇较长。芤脉，浮大而空软无力。②《太仓公传》：指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。仓公，汉初名医淳于意，曾为太仓长。

【译文】

段深，不知哪里人氏。开平（公元907—911年）年间，因善长医术，待诏于翰林院。那时，梁太祖朱温身染疾病很久了，尿水混浊不清，……因而把段深召来问道：“我的病愈而复发，看来中草药是靠不住的。我身边有不少服药石见效的，我也服用怎样？”段深回答说：“我曾奉命为您切过脉，皇上积劳日久，调理失法，脉象不好，时有时无，时有浮大而空软无力，表明体质甚是虚弱。我以为应该先治疗体虚，体中调理平顺了尿水就能变清。应当服用草药汤剂，而不应服用药石。臣下谨依据

《太仓公传》上所说‘体中烦热不排尿者，不能服药石。药石的药性猛烈，有大毒。’因而认为凡是服用具有毒性的药物，就如同兴兵打仗，不到万不得已之时，不可用；非有特别危急的情况，不可服用它。”梁太祖以为说得好，下令进献草药汤剂。等病渐渐好些时，就用金帛赏赐了段深。

唐明宗不以一马杀三人

三月甲申，契丹遣使朝贡^①。灵武军将裴昭隐等二人与进奏官阮顺之隐官马一匹，有司论罪合抵法，帝曰：“不可以一马杀三人命。”答而释之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明宗本纪九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契丹：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，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，后改国号曰辽。

【译文】

长兴三年（公元932年）三月初二，契丹国派使者来进献贡品。灵武军将裴昭隐等二人与进奏官阮顺之合谋隐瞒下一匹贡马，有关部门论定他们按法当诛。唐明宗说：“不能因一匹马杀死三条人命。”于是只对他们施以笞刑就释放了。

不足惧者五 深可畏者六

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：“臣闻安危得失，治乱兴亡，诚不系于天时，固非由于地利，童谣非祸福之本，妖祥岂隆替之源！故雉升鼎而桑谷生朝^①，不能止殷宗之盛；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^②，不能延晋祚之长。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，有深可畏者六。阴阳不调不足惧，三辰失行不足惧，小人讹言不足惧，山崩川涸不足惧，蠹贼伤稼不足惧，此不足惧者五也。贤人藏匿深可畏，四民迁业深可畏，上下相徇深可畏^③，廉耻道消深可畏，毁誉乱真深可畏，直言蔑闻深可畏，此深可畏者六也……”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明宗纪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雉升鼎而桑谷生朝：响，鸡叫。殷高宗祭祖时，有野鸡停在祭鼎上鸣叫，见《尚书·高宗彤日》；殷帝太戊时，有桑谷共生于朝廷，见《史记·殷本纪》。古人认为这两种现象是凶兆。②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：晋愍帝时，有五龟出灞水，神马鸣城南，见《晋书·愍帝纪》。③徇：曲从。

【译文】

大理寺少卿康澄（向唐明宗）上疏说：“臣下听说，国家的安危兴亡，时政的治乱得失，确实不关乎天时，也本非由于地利，童谣谶语不是祸福的根本，妖兆祥瑞哪里是朝代兴隆或更替的源头！所以鸣叫的野鸡停在祭鼎上和桑树谷子连体生在朝廷上的妖兆，都不能中止殷商王朝的兴盛；神马在城南长鸣和玉龟在灞水出现的祥瑞，也都不能延长西晋王朝的统治。由此而知国家有不足惧怕者五事，有十分可怕者六事。阴阳二气不协调（使风雨不时）不足以惧怕，日月星偏离正常轨道（而出现异常天象）不足以惧怕，小人制造谣言谶语不足以惧怕，山丘崩裂、河川干涸不足以惧怕，蠹贼吃掉庄稼

的根节不足以惧怕，这便是不足以惧怕的五事。贤达隐藏不仕十分可怕，士农工商之人不就本业十分可怕，君臣上下徇私曲从十分可怕，寡廉鲜耻、正道消亡十分可怕，毁誉乱真、忠奸不分十分可怕，忠直谏言不达于耳十分可怕，这便是十分可怕的六事。……”

盖寓善揣人主情

寓性通黠^①，多智数，善揣人主情。武皇性严急，左右难事，无委遇者，小有违忤，即置于法，唯寓承颜希旨，规其趋向^②，婉辞顺意，以尽参裨。武皇或暴怒将吏，事将不测，寓欲救止，必佯佐其怒以责之，武皇怡然释之。有所谏诤，必征近事以为喻。自武皇镇抚太原，最推亲信，中外将吏，无不景附，朝廷藩邻，信使结托，先及武皇，次入寓门。既总军中大柄，其名振主，梁祖亦使奸人离间，暴扬于天下，言盖寓已代李，闻者寒心，武皇略无疑间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盖寓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寓：盖寓，蔚州（今河北蔚县）人，世代为州府牙将。从李克用转战多年，天祐二年（公元905年）病卒。②规：同窥，窥测。

【译文】

盖寓性情通达机敏，多智谋，善于揣摩人主的心意。李克用性情严酷躁急，手下之人难以侍奉，没有中意遇合的人，遇有稍有违旨忤意的人，马上处以罪罚，只有盖寓顺颜随意，能够揣摩他的意向，婉言规谏，以尽补正之责。李克用有时对部下大发脾气，即将发生不测之祸，盖寓想要援救制止，必定佯装大怒，顺从李克用的心意斥责部将，使李克用怡然气消，宽恕了部下。有所谏诤规劝，他必定征引近事作为譬喻。自从李克用镇守太原以来，他便最受信任、最得亲近，因而内外的将吏，无不影从攀附；朝廷及附近藩镇，凡信使前来结好或求事者，也都是先到李克用那里，再到盖寓门下。他总揽军中大权后，名声超过了主人，梁太祖朱温也曾派人离间过，到处大肆宣扬说盖寓已经取代了李氏，使听到的人都心惊胆寒，但李克用一点也不怀疑他、疏远他。

赵光逢清净寡欲

同光初，弟光胤为平章事^①，时谒问于私第，尝语及政事。他日，光逢署其户曰：“请不言中书事”，其清净寡欲端默如此。尝有女冠寄黄金一镒于其室家，时属乱离，女冠委化于他土。后二十年，金无所归，纳于河南尹张全义，请付诸宫观，其旧封尚在。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赵光逢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同光元年（公元923年）十一月，赵光胤与韦说并拜平章事。

【译文】

同光（公元923—926年）初年，其弟赵光胤官居平章事，不时到其家中省问，曾谈起朝中政事。